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七

漢

孝昭皇帝

辛丑元鳳元年。應劭曰以鳳凰下冠元。春三月。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長安。賜帛遣歸。

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帛各五十匹遣歸。

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秋七月乙亥晦。日食。

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

上官桀父子爲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爲外人求

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以是大怨光而桀安亦慙自武帝時桀位在光右及是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于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都試肄習謂大閱試習武備也道上稱蹕又擅調益莫府校尉莫府大將軍府也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室中有武帝所賜周公負成王之圖畫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

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亭名。之，往也。）都郎屬耳。（屬，近也。言近日事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不敢復言。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旦。旦以語相平。（燕王之相名平。）平曰。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耳。旦不聽。安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燕（燕以國爲氏。）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華陰人。）敞素謹畏

事乃移病卧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皇后以年少不與聞以霍光外孫得不廢燕太子建蓋主子文信赦爲庶人

冬十月以張安世張湯子字子孺爲右將軍杜延年爲太僕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初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帝奇其材擢爲光祿大夫至是光益親重之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覆奏

癸卯三年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

泰山有大石自起立匍匐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

眭孟伏誅罪常也宣帝官其子何爲乎

深八尺三石爲足。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眭孟魯國蕃人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必有匹庶爲天子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順天命坐設妖言惑衆伏誅後五年宣帝立徵孟子爲郎

冬遼東烏桓反遣將軍范明友將兵擊之

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亦曰烏丸遼史地理志烏州有烏丸山今阿祿科爾沁西北有烏聯山或曰卽烏丸山及鮮卑山在今喀爾沁右翼爲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于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俱漢郡注見前塞外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强遂反漢得匈奴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邀

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于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于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引去初光戒明友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明友乘烏桓敝擊之斬獲甚衆匈奴由是恐不敢復出兵明年封明友爲平陵侯

甲辰　四年春正月帝冠

丞相千秋卒謚曰定以王訢濟南人爲丞相封宜春侯

千秋居丞相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謹厚自守而已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夏五月孝文廟正殿火。

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將作大匠屬有左右前後中五校令作治六日成。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爲王。漢詔令入朝王辭不至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駿馬監傅介子北地義渠人。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大將軍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

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闕縣北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復遣吏士田其國伊循城鄯善地名以塡撫之封介子爲義陽侯

乙巳五年夏大旱

冬大雷

丙午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敞爲丞相封安平侯

丞相訢卒謚曰敬

丁未元平元年春二月減口賦錢十三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人二十三錢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謂非要職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

錢有司奏請減十三上許之

有流星大如月衆星隨西行

夏四月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六月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帝崩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羣臣欲立之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光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惟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即日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邸賀昌邑哀王髆之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切諫吉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非所以全壽命之宗又非所以進仁義之

隆也。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于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于屬則子。于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于以上聞。非監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牛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字少卿。山陽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于涕泣。蹇蹇亡已。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王許之。數日皆逐去。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嘆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悅。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王終不改。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

五里。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愼無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遂驂乘。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王曰。吾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

葬平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北。

賀善贊曰。昭帝初元。卽遣使問民疾苦。繼賑貸種食。後又罷榷酤官。減口賦錢。然後虛耗之民。始有生意。昭帝

奉迎昌邑光倥傯不能慎始以致廢立滋事幸其所處得當爲無過耳其時皇曾孫素有賢名使早諮訪立之何待丙吉奏記謀之不臧乃轉咎舊日師傅不舉之罪豈非辭遁

于是可謂善繼矣。

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

昌邑王淫戲無度。大將軍光憂懣。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字子賓。本齊諸田。後徙陽陵。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吏。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恆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夏侯勝字長公。魯東平人。既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

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于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　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

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受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騶宰官奴與居禁闥內敖戲發樂府樂器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內泰壹宗廟樂人祭泰一樂人也悉奏衆樂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

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五辟（刑也）之屬，莫大不孝。宗廟重于君，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邸，謝曰：王行自絕于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涕泣而去。羣臣奏請徙王賀房陵。（漢縣，故城在今湖北鄖陽府房縣。）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國除為山陽郡。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髡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

非獨望氣之言不足爲據即帝亦寤之語豈當特所應有史臣事後附會更何待言

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　王式。東平新桃人。

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

初。衛太子納史良娣。太子妃有三等。曰妃。曰良娣。曰孺子。生子進。號史皇孫。以外家姓稱之也。皇孫納王夫人。名翁須。涿郡廣望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受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監丙吉。丙氏出邴。以邑爲氏。後去邑。吉字少卿。魯國人。受詔決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令乳養。吉日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漢儀注。長安中諸官府獄三十六所。繫者無輕重皆殺之。夜到郡邸獄。吉

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屬少府）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予女事。時暴室（漢官儀。暴室。主宮人疾病者。有罪亦就此。）嗇夫許廣漢（昌邑人。為郎。以罪下蠶室。）有女。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于東海澓中翁（澓。姓。中翁。名。）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鬬雞走狗。上下諸陵。周徧三輔。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是吉奏記光曰。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

之一舉。竊伏聽之衆庶。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也。而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十八九年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蓍龜。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七月。光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承祖宗。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辟彊子。字路叔。）迎曾孫。就齋宗正府。明日入未央宮。見太后。封爲陽武侯。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侍御史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霍光但封廣漢已有無后之心論者歸罪妻顯邪謀

九月。大赦天下。

丞相敞卒。諡曰敬。以蔡義河內溫人為丞相。封陽平侯。

先是。大將軍光與張安世謀廢立。議已定。遣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敞夫人。司馬遷女也。遽從東廂。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而立帝。義先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昭帝召見說詩。悅之。擢光祿大夫。及是。敞卒。義代為丞相。時義年已八十餘。貌似老嫗。議者謂光置宰相。苟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

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

謬責光以不能大義滅親真夢囈語耳

政自人主之政苟不幸遇沖齡大臣代攝長而自理其政可也無請歸之體況宣帝年已弱冠習民事宜自理無二議光請歸政名

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爲皇后。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

皇太后歸長樂宮。

長樂宮初置屯衛。

中宗孝宣皇帝

本名病已。後更名詢。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以太子故。事具前。初居民間。率常在下杜。卧居數有光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讐。亦以是自怪。霍光旣廢昌邑王。遂迎立之。

戊申 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

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自昭

已不正讓而弗受豈非因驂乘之憚故爲是假藉權術乎帝至釀成弑后之禍

帝以來。子禹。及兄孫雲。山。諸壻外孫。黨親連體。根據朝廷。及是。權日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時富平侯張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大司農田延年。以首發大議。封陽城侯。已而延年以昭帝之喪。詐增車直。盜取錢三千萬。爲怨家所告。當就獄。延年曰。我何面目復入牢獄。遂自刎死。

夏四月。地震。

五月。鳳凰集膠東。註見前。千乘。註見前。

赦天下。勿收田租賦。帝之世鳳凰集者凡八是年以後集魯。元康元年三月。集泰山。神爵二年正月。集京師。四年十月。集杜陵。十二月。集上林。甘露三年二月。集新蔡。皆大赦。

追謚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

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

有司奏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

召黃霸字次公陽夏人爲廷尉正

初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爲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爲廷尉正數斷疑獄廷中師古曰謂廷尉之中也稱平

己酉二年夏尊孝武皇帝廟爲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

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

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于是羣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無德澤于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義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于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

秋遣將軍田廣明等將兵及校尉常惠護烏孫兵擊匈奴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

陬岑陬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號肥王復尙楚主生元貴靡公主及昆彌皆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惟天子出兵救之乃大發兵遣廣明等五將軍田廣明爲祁連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田順爲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十六萬騎分道並出使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明年夏五月匈奴聞漢兵大出犇遠遁軍遂罷田順不至期廣明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常惠從西方入獲名王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七十餘萬頭乃封惠爲長羅侯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畜凍死還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

烏孫擊其西。所殺數萬級。重以餓死。人民什三。畜産什五。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匈奴大虛弱。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庚戌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葬杜陵。

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顯使女醫淳于衍。投毒藥去之。衍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即具語光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夏六月。丞相義卒。謚曰節。以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爲丞相。封扶陽侯。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爲御史大夫。

以趙廣漢字子都蠡吾人。爲京兆尹。

初廣漢爲潁川註見前。太守。其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爲缿筩。音項同。缿如瓶。筩斷竹也。皆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姦黨散落。及爲京兆。尤善鉤距如釣鉤之有距。吞之則順。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也。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其發奸摘伏如神。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然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卒以此敗。先是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會丞相有婢音絞死。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之。欲因此脅丞相。毋令窮竟。已事丞相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丞

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婢實以過譴出至
外第死不如廣漢言上惡之下廣漢廷尉獄竟坐要斬
事在元康元年丞相魏相也廣漢廉明威制豪强小民
得職下獄時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既死百姓追思
歌之

辛亥

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爲皇后

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
立輿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大懸
絕矣

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地震

或山崩水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
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以夏侯勝爲諫大夫黄霸爲揚州刺史

上以地震釋勝覇而用之。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爲君。誤相字于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于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後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

壬子　地節元年春。有星孛于西方。

冬十二月癸亥晦日食。

以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爲廷尉。

定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爲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矜寡。罪疑惟輕。加審

孝婦固不可屈殺然致旱三年則誰爲之且三年旱亦甚矣屈殺孝婦之太守亦未卽死而黎民饑餓死者不知其凡幾矣山川有靈必不爲此是理本易知而紀載者欲神其事遂不覺其語之誣耳食者方以爲美談予故表而正之

霍光功德固未如周公成王之賜伯禽之受論史者且非之宣帝可謂昧於經術矣

愼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初定國父于公。爲縣獄史。決獄平。東海有孝婦少寡。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隣人曰。婦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遂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母。婦不能辯。誣服。于公爭之不得。婦論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因公言。致祭立雨。公治門閭。謂曰。可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及是定國果貴顯。

癸丑二年。春三月。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諡曰宣成。光病。車駕自臨問。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爲列侯。卽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卒。賜葬具。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

夏四月。以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

魏相封事自正論不利特因廣漢以進則是門戶報復起見當分別觀之

察。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塡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不能得。乃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以霍山爲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

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爲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胡三省曰。爲當作無。大夫。公羊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註。內娶大夫女也。禮不臣妻之父母。宋以內娶故言無大夫也。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夫人顯及諸

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廣漢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卒後始親政務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進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用之漢世良吏于斯為盛

甲寅

三年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

宣帝課吏可謂周詳然王成首以僞增戶口賜爵則知綜核名實本不如王道之易行也

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

夏四月。立子奭爲皇太子。即元帝。共哀許皇后生。

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邪。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

五月。丞相賢致仕。

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賢爲人質朴少欲篤志于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年八十二卒。諡曰節。少子

元成復以明經歷位。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六月。以魏相爲丞相。封高平侯。丙吉爲御史大夫。

上方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與丙吉同心輔政。

上皆重之。

以疏廣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

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受字公子。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也。廣由是見器重。

太子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

池籞假民與衆俱乘輿濟人不大徑庭過失而懼何如懼於未過之前然較之

大雨雹。以蕭望之（字長倩。蘭陵人。）爲謁者。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陛下躬萬幾。選同姓。舉賢才。以爲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爲謁者。時上博延賢俊。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

秋。九月。地震。

詔曰。乃者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毋

不知懼者爲己善矣

詔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右將軍屯兵。池籞禁苑也。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謂不出算賦不給繇役。

以張安世爲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爲大司馬。罷其屯兵。

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諸壻爲他官。未央衛尉范明友爲光祿勳。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爲安定太守。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收其印綬。更以張安世爲衛將軍。兩宮未央長樂衛尉。城門。十二門北軍。屯兵八校屬焉。以霍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罷兵。

其屯兵官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冬十二月。置廷尉平。員四人。有左右。

初。孝武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或見或知而不舉告。爲故縱。而所監臨部主。亦有罪。并連坐也。緩深故之罪。時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吏釋罪人。疑以爲縱出。則急誅之。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必利反。況。禁罔寖密。律令煩苛。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寃傷之。上在閭閻。知其若此。會廷尉史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上書言之。畧曰。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

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人血流離。刑徒比肩。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酷。悲痛之辭也。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上善其言。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每季秋請讞時。上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權。帝未及修正。

侍郎鄭吉會稽人。擊車師。破之。因田其地。

車師王與匈奴結婚。教匈奴遮漢。鄭吉將免刑罪人田

渠犂。註見前。發諸國兵。及所將田士。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吉等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奔烏孫。匈奴更以王昆弟兜莫爲王。收其餘民東徙。吉使吏卒往田車師地以實之。

乙卯 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爲博平今縣。屬山東東昌府。君。

上初即位。數遣使求外家。至是得王媼及其男無故。武。賞賜巨萬。皆封列侯。無故平昌侯。武樂昌侯。

詔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

詔曰。百姓遭凶而繇。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今勿繇使得送終。盡其子道。是夏。又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者。皆勿治。

夏。五月。山陽漢郡。昌邑國改。註見前 濟陰漢郡。治定陶。註見前。雨雹。

雹大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殺人。飛鳥皆死。

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今陛下好與儒生語。人人自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后。寧有是耶。顯恐急。卽具以實告禹。山。雲。驚曰。縣官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于是始有邪謀。會雲舅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

宿衛免就第。時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乃者大將軍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于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惟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禹。山等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覺。七月。雲。山。明友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爲列侯。帝初立。謁見太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

光驂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于驂乘。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福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至是。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坐于上。行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惟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匹。以爲郎。

司馬氏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而久顓大柄。不知避去。多置私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于上。吏民積怨于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于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向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致怨懼。以生

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

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

九月以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爲大司農。

邑少爲桐鄉在今江南安慶府桐城縣北。春秋桐國地。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漢郡。治營陵。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惇厚篤于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子從其言。桐鄉民果爲起冢立祠。歲時祭祀不絕。

以龔遂爲水衡都尉

先是。勃海漢郡。治浮陽。故城在今直隸天津府滄州。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

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勃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郡發兵以迎。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于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

賣劍買刀必有售者則仍
郡民也使皆來售賣又何
爲遂之勞來務本固屬循
吏予但惡吏之飾辭

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爲水衡都尉。

丙辰　元康元年。夏五月。追尊悼考爲皇考。立寢廟。有司奏言。悼園。史皇孫葬廣明郭北。後改奉明園。置縣在今西安府長安縣北。宜稱尊號曰皇考。于是立廟。

以尹翁歸字子兄。音況。河東平陽人。爲右扶風。治渭城。在[illegible]。翁歸爲人。公廉明察。初爲東海太守。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不委令長也。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少解。解讀作懈。輒披籍。披有罪者籍也。取人

必于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于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人以警衆也。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入爲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有禮。好惡與共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課嘗爲三輔最。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于朝廷。翁歸之爲東海。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後三年。翁歸病卒。家無餘財。詔曰。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莎車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叛。衛候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矯發諸國兵。擊破之。

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于是上選可使外國者。

前將軍韓增韓王信之後。封龍頟侯。舉奉世以衞候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循城。註見前。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爲王。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于莎車王。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于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至是殺之。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于是攻劫南道。歃盟叛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更立他昆弟子爲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于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爲可。獨蕭望之以奉世奉使有旨。而擅矯制違命。雖有功勞。不可以爲後法。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

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漸不、可長。乃以爲光祿大夫

丁巳 二年。春二月。立倢伃王氏爲皇后。

上欲立皇后。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立長陵王倢伃爲皇后。令母養太子。封其父奉光爲卭成侯。奉光之先。高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陵。奉光嗣爵。好鬬雞。帝在民間。數與會。及即位。納其女後宮。遂立爲后。

夏。五月。詔二千石察官屬治獄。

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淺深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亡由知。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繇役。飾廚傳。韋昭曰。廚謂飲食。傳謂傳舍。

稱過使客。稱使客之意而令過去也。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氷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其令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犁。

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犁田卒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上因魏相諫。相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己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待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皆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

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今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纖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乃遣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以蕭望之爲左馮翊。*治高陵。注見前。*

初。上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望之以諫大夫出爲平原太守。*望之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出諫官以補郡吏。然朝無諍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已而徵入守少府。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至是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卽移病。上使侍中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

守日淺。故復試之于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戊午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漢縣。故城在今江西南康府建昌縣侯。

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敞于是條奏賀居處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以著其廢亡之效。上乃知賀不足忌。封為海昏侯。

封丙吉等為列侯。

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初張賀嘗

宣帝亟亟修恩報德乃至郡邸獄復作皆受官祿田宅細人感其私君子譏其鄙非君道也

爲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安世輒絶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卽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乃下詔曰朕微眇時丙吉御史大夫史曾史元俱中郎將許舜長樂衛尉許延壽侍中光祿大夫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子彭祖陽都侯賀子蚤死彭祖安世小男也少與上同席硏書及吉博陽侯曾將陵侯元平臺侯舜博望侯延壽樂成侯皆爲列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故賀孤孫霸年七歲賜爵關內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自舊以下至于在郡邸獄中復役工作之人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瘉安世自以父

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

夏六月。立子欽。仔出。張倢為淮陽王。

欽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

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以為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今復增益之。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

二疏請老用以風世之戀棧不已者則可然彼或殆知孝元庸懦不堪輔導且以見幾遠禍亦不過工於自計耳且五年纔通論語孝經安得遽謂之悉識且恝然求去帝及太子何以各賜如許之金今以其斤兩計之已逾千兩千金豈易致太子又安得有五十斤之金以賜未卒業之師傅哉班史欲艷傳其事不覺措詞過當未可盡信也

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悅服。

以頴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

霸爲頴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爲條教。行之民間。勸以爲善防姦。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然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因語話之次。撥尋紬繹。雖其他陰伏之事。亦問而知之。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或問其故。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耗費甚多。皆當出于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

賜功臣子孫固獎勳善政然酌給金復其家使奉祀足矣百三十六人人各與以黃金二十斤當値白金四十餘萬孝宣去武帝財賂匱耗時不遠安得如許帑藏爲揮霍之費乎足徵其妄

安世歷名迹遠權勢蓋上懼宣帝之英明下懲霍氏之覆轍謹愼自全猶庶幾

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尋坐法貶秩。詔復歸潁川爲太守。以八百石居官。

己未　四年。秋。八月。求高帝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得槐里卽犬邱。註見前。公乘爵。第八周廣漢勃曾孫。等百三十六人。皆賜黃金二十斤。復其家。令奉祭祀。世世勿絕。是年。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又遣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才異倫之士。

大司馬衞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卒。諡曰敬。

安世謹愼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

記之所云大臣法者秦觀
薄之爲具臣論過刻矣

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義渠。西羌戎名。後因爲氏。行邊兵。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註見前。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湟水出甘肅西寧塞外。東流合浩亹水。至蘭州入黃河。及帝卽位。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註見前。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音傍。依也。緣前言抵冒犯突而前也。渡湟水。郡縣不能禁。旣而先零與諸羌種豪解仇交質。羌人無大君長。諸種

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讐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匈奴數誘之與共擊張掖酒泉地間者匈奴困于西方謂本始二年為烏孫所破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宜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小月氐種果遣使至匈奴藉借也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勅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于是兩府復白遣安國

庚申神爵元年應劭曰前年神爵集長樂宮故改元春遣諫大夫王褒字子淵蜀人

求金馬碧雞之神。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今雲南府城東有金馬山。其西南爲碧雞山。兩山皆有神祠。漢使王褒祭此。考今雲南府、漢爲益州郡。今四川省、漢爲益州部。舊注金馬碧雞者、皆以爲在成都。蓋悞以益州部爲益州郡也。

時帝始行幸甘泉。郊泰畤。幸河東。祠后土。頗修武帝故事。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乃使褒持節求之。初帝以褒有俊才益州刺史王襄。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上聞。襄因奏褒有軼才。乃徵褒。召見。使作聖主得賢臣頌。其畧曰。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必俟明主而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嘘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是時。帝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褒于道病死。後京兆尹張敞。勸上斥遠方士。由是悉罷上方待詔。

諫大夫王吉謝病歸。

帝頗修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吉上疏曰。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而舉皋陶伊尹。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上以其言爲迂闊。吉遂謝病歸。

先零羌楊玉叛。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

充國緩于進擊蓋其時羌
無大畧招撫罕幵則其勢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于是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背叛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以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對曰無踰老臣者矣上問度當用幾人對曰兵難踰（音遙）度願馳至金城（詳見前）圖上方畧羌戎小夷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乃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

六月有星孛于東方

秋七月趙充國擊叛羌羌多降詔復遣將軍辛武賢（周太史甲封于辛其後以邑為氏武賢狄道人後徙昌陵）擊之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湟中

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

巳孤可不煩兵而定使羌本桀黠勁敵有大志而乃自托持重不擊則適足為養癰之患罕幵等且從之不暇又何能為充國用邪兵貴知時非可執一論也至其屯田十二事則誠古今之良策

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而遣騎候四望陿中。〔文穎曰。金城有三陿。師古曰。山陿而夾水曰陿。四望陿名也。〕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彼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樂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幵〔音牽。註見前。〕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遂留雕庫。充國以為無罪。乃遣歸告諭種豪。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請以七月分兵出擊罕幵。充國以為先零首為叛逆。他種劫略。故欲捐罕幵闇昧之

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撫循和輯。此全師保勝之道。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廣漢弟。）為彊弩將軍。武賢為破羌將軍。以書敕讓充國。充國上書陳利害。（畧言。先零為寇。罕开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計也。且先零欲叛。故與罕开解仇。嘗欲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先擊罕开。先零必助之。交堅黨合。迫脅諸小種。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皆駭走。欲渡湟水。道阨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速。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軍校皆曰善。）斬獲甚眾。遂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

求自歸罷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詔以破羌將軍爲副以十二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下卬以中郎將將支兵使客諫充國曰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畧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茭藁調度甚廣難久不解繇役不息恐生他變爲明主憂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敗壞者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益積畜省大費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擇臨羌漢縣故城在今甘肅西寧府西寧縣浩亹水出甘州府西番界流逕平番縣入湟水今曰閙門

河鮮水即清海。在西寧府西。亦曰卑禾羌海。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畧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蠻夷習俗雖殊。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排折羌虜令不得居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費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眎羌威武。五也。以閒暇時。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令反虜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幵小幵。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　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採擇。

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
者。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于是充國又
奏。畧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
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臣愚以爲虜破
壞可日月冀。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今騎兵雖罷。見留
克田之士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
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
歸故地。臣之愚計。所以度虜必且瓦解其處。不戰而自
破之策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
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
于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
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
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
八。詔責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
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
上于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于是

兩從其計。詔兩將軍中郎將卬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五千餘人。詔罷兵。獨留充國屯田。明年夏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凡斬降及溺河湟饑死者。遺脫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顏師古曰。詭。貴也。自以爲貴。必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爲破羌彊弩出擊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兩將軍。如此計未失也。充國曰。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詔還辛武賢歸酒泉。充國復爲後將軍。是秋。羌先零等斬楊玉首。帥四千餘人降。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辛武賢深恨充國。上書告中郎將卬泄省中語。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罷就第。朝廷有大議常與參籌策。甘露二年卒。諡曰壯。

以張敞爲京兆尹。

初。敞爲山陽太守。會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拜膠東相。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王太后膠東頃王音之母。數出游獵。敞上書諫。太后乃不復出。時京兆自趙廣漢後。更黃霸等數人。不稱職。上乃以敞尹京兆。敞求得偷盜酋長數人。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日得數百人。窮治行法。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而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由是能自全。時西羌兵起。敞請令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蕭望之以爲令民入穀贖罪。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敞議遂寢。

辛酉二年。秋九月。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置。以掌徒隸而巡察。故名。蓋寬饒蓋公

盍反。齊大夫陳戴食邑于蓋。後以爲氏。寬饒字次公。魏郡人。自到北闕下。

寬饒剛直公清。刺舉無所避。然刻深。與貴戚人爲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時帝方用刑法。任中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帝以爲怨謗。下其書執金吾。本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議以寬饒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字次卿。泰山剛人。上書訟之曰。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廣漢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金金日磾。張張安世。言許史有外屬之恩。金張自託在于狎近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官以諫

爲名不敢不言。帝竟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先是太子庶子王生予書寬饒曰。自古之治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也。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唯裁省覽寬饒不聽。

以鄭吉爲西域都護。

匈奴日逐王匈奴屬王號。居西邊領西域諸國。率其衆降漢。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始立。黜壺衍鞮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閼氏即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虛閭權渠死。閼氏立右賢王爲握衍朐鞮單于。虛閭權渠子稽侯狦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日逐王先賢撣素與握衍朐鞮有隙。即率衆降漢。至渠犁。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詣京師。上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破車師。事見前。降日逐。威振西域遂拜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

始。上封吉爲安遠侯。吉于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督察康居烏孫等三十六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壬戌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侯魏相卒。（諡曰憲）

相明易經。有師法。數表採易陰陽。及明堂月令上之。（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願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上納用焉。）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國家行事。及賢臣賈誼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視事九歲。卒。

夏四月。以丙吉爲丞相。（先已封博陽侯。）

丙吉知大體數事蓋掾史臣文飾過情轉失其實夫掾吏有罪不案何以用人道逢羣鬭不知何以禁暴至春令縣緩尤人所共曉乃至見牛喘而始問且曰其行幾里則直以不識寒暑之人高言燮理矣豈足一噱

吉尚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與長休告。務掩過揚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嘗出逢羣鬭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鬭。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大體。

秋八月。益小吏俸。

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韋昭曰若食一斛益五斗。

以韓延壽字長公。燕人。徙杜陵。為左馮翊。

初。延壽爲頴川太守。承趙廣漢令民告訐之後。俗多怨讐。延壽教以禮讓。召郡中長老。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畧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已而遷東郡。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好古教化。所至聘其賢士。以禮待用。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接待下吏。恩施厚而誓約明。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爲馮翊。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故以延壽代。行縣至高陵。民有兄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因閉閤思過。于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兄弟深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翕然傳相勑厲。恩信周徧二十四縣。無復以辭訟自言

黃霸治郡自不愧循吏至為相而功名頓損則趙魏之老滕薛大夫之謂也若嚴延年因其以鳳凰受賞心內不服及相府神雀來集欲奏復止或出附會之語然宣帝好祥瑞之失亦足見一斑

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或告蕭望之延壽在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即部吏案校望之為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奏為延壽拘持。上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以試騎士日車服侍衛奢僭踰制。竟坐狡猾不道。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莫不流涕。事在五鳳元年。

癸亥

四年。夏四月。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

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詔賜爵關內侯。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悌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至八年。無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

冬十一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

延年陰鷙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

南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黃霸。及比郡爲守。見其以鳳凰褒賞。心內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人名。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年老。素畏延年。恐中傷乃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得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到洛陽。適入府。責延年曰。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安全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甲子 五鳳 應劭曰。鳳凰五至。因以改元。 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

匈奴握衍朐鞮單于暴虐。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爲呼韓邪單于。發兵西擊握衍朐鞮。握衍朐鞮敗

走自殺其弟右賢王立曰遂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于是呼揭王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自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前單于慕化嚮善請求和親不幸爲賊臣所殺今伐之是乘亂幸災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如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冬十二月乙酉朔日食

丙寅 三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諡曰定

吉病上臨問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時爲太僕遂卒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

知人

二月以黃霸為丞相封建成侯

霸材長於治民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京兆尹舍鶡雀顏師古曰鶡音芬或作鳻鳻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後知從張敞舍來乃止史高以外屬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帝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孝武建元元年太尉田蚡免官省故云罷久將相之官朕之任焉高帷幄近臣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薦之霸免冠謝罪

丁卯 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以罪自殺

胥使女巫祝詛上求為天子事覺殺女巫以滅口公卿請誅胥胥遂自殺胥立凡六十四年國除

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

自元康以來比年豐稔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夏四月辛丑朔日食

殺故平通侯楊惲（丞相敞子以先發霍禹謀反封侯）

惲輕財好義廉潔無私然伐其行能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妄引

亡國。誹謗當世。惲言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古與今如一耳之語。無人臣禮。又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惲又言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夏侯君所言。行不至河東矣。上不忍加誅。免為庶人。事在二年。惲既失位家居。以財自娛。其友人孫會宗。安定太守。西河人。與書。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少顯朝廷。一朝以晻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畧言。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騶使馬吏。成名。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驗。得所予會宗書。上見而惡之。當惲大逆無道。腰斬。妻子流酒泉。諸在

漢宣此語失之甚矣。周非用德教而亂。政以不善用德教而亂耳。雜霸之言。豈所以訓子孫。至既知元帝柔儒不勝神器。而復優游寡斷。所謂爲天下得人難之義安在。且淮陽王亦未必即賢。與兄與弟。惟父所命。乃更以讓爵之元成爲淮陽中尉。欲以感喻淮陽

位與惲厚善者皆免官。京兆尹張敞坐惲黨。當免。奏未下。敞使掾按事。掾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敞聞。即收掾。致其死事。掾家告之。上免敞爲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兆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上使使者即家召敞。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戊辰　甘露元年。以韋元成爲淮陽中尉。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帝所用多文法吏。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次子淮陽王欽。母張倢伃有寵。明察好法。上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弑死。故弗忍。至是拜元成爲淮陽中尉。以

王是不益啟其覬覦之心
而壽大本既正措施必無
一是者

元成嘗讓爵于兄。元成初以父賢任爲郎常侍騎。會兄弘爲太常丞。坐罪繫獄。賢病門下生其矯賢令。以元成爲後。及賢卒。元成當襲爵。即陽爲病狂。不應召。欲以爵讓兄。丞相御史劾元成實不病。有詔勿劾。引拜元成。元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弘泰山都尉。欲以感諭淮陽王。由是太子遂安

己巳 二年。立子囂爲定陶王。後徙楚。宇爲東平王。東平國。治無鹽。故城在今泰安府東平州。

庚午 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南塞下。

初。五單于爭立。屠耆單于擊車犁烏藉。皆敗之。車犁烏藉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合。而呼揭烏藉皆去單于號。并力尊輔車犁。屠耆單于復擊之。車犁單于敗走。事在五鳳元年。既而呼韓邪單于襲屠耆屯兵。屠耆兵敗自殺。車犁因

時黃霸之言頗得體而宣帝蕭望之議待呼韓邪以不臣之禮失戒重矣姑息者率以望之爲是荀悅以非禮斷之宜哉

東降呼韓邪。而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樓頭。亡歸漢。呼韓邪大將烏厲屈等。見匈奴亂。亦率其衆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及烏厲溫敦爲義陽侯。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是時屠耆單于弟休旬王自立爲閏振單于。呼韓邪兄右賢王呼屠吾斯。又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五鳳二年。後閏振單于東擊郅支。郅支與戰殺之。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單于敗。在五鳳四年。左伊秩訾王勸令稱臣事漢。呼韓邪從之。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在甘露元年。呼韓邪引其衆南。遂款五原塞。願朝詔議其儀。蕭望之以爲宜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從之。在甘露二年。至是上幸甘泉。郊泰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贊

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弓矢車馬金錢繡穀諸物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在今涇陽縣西南。上自甘泉還登長平坂。詔單于毋謁其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咸迎于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之。二月遣歸國發邊郡士馬送出塞。又轉邊穀米精給之前後三萬四千斛。單于請居光祿塞光祿勳徐自爲所築在今吳喇忒故九原城北。下保受降城。注見前。自是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後黃龍元年春呼韓邪復來朝郅支聞漢助呼韓邪遂徙居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

畫功臣于麒麟閣。張晏曰麒麟閣武帝獲麒麟時作圖畫其象于閣遂以爲名。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于麒麟閣署

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邱賀琅琊諸人官少府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丞相霸卒謚曰定以于定國爲丞相封西平侯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顏師古曰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施讐沛人從田王孫受易論易周堪齊人從夏侯勝受尚書孔霸孔子十三世孫事夏侯勝治尚書論書薛廣德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論詩戴聖梁人與兄德同受后倉曲臺記號小戴論禮公羊公羊高齊人子夏弟子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傳胡母子都及董仲舒仲舒傳嬴公嬴公傳眭孟眭孟傳嚴彭祖則嚴彭祖東海下邳人穀梁穀梁赤魯人一名俶字元始子夏弟子赤傳荀卿荀卿傳申公申公傳江公江公傳榮廣榮廣

傳穀梁春秋千秋。千秋傳尹更始。則尹更始。汝南人。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孔子傳易于商瞿。瞿傳馯臂子弓。子弓傳橋庇子庸。子庸傳周醜子家。子家傳光子乘羽。羽傳田子莊何。何傳丁寬。寬傳田王孫。王孫傳梁丘賀。賀本從京房受易。後更事田王孫。大小夏侯尚書、伏勝今文尚書傳博士張生。夏侯都尉從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小夏侯名建。勝之從父子也。勝以書授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穀梁春秋博士。

孫驁生。即成帝。劉攽曰。益書法。王氏之篡漢之中否。自驁生始矣。故謹書之。

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侍太子者。得王政君。魏郡元城人。故繡衣御史賀孫女。即莽之姑也。送太子宮。是歲生子男于甲觀畫堂。顏師古曰。甲觀觀名。謂甲乙丙丁之次。畫堂宮殿中有彩畫之堂。為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

字太孫。常置左右。

烏孫公主（楚主解憂。）來歸。

初。烏孫肥王翁歸靡死。兄子泥靡立。（是爲狂王。）復尙楚主。與主不和。暴惡失衆。肥王有胡婦子烏就屠。襲殺狂王而自立。漢欲討之。烏就屠恐。願得小號以自處。上遣謁者立楚主子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事在甘露二年。）已而元貴靡死。楚主上書言。年老思土。願歸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待如公主之制。後二歲卒。（烏孫立元貴靡子星靡爲大昆彌。）

壬申　黃龍（顔師古曰。是年二月。黃龍見廣漢。故改年。）元年。春。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史記正義。王良五星。在奎北。閣道六星。在王良北。）入紫微。

帝寢疾以史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爲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

冬十二月帝崩

太子奭即位是爲孝元帝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上官皇后曰皇太后邛成王皇后

漢

孝元皇帝

癸酉初元元年春正月。葬孝宣皇帝杜陵。在西安府咸寧縣東南。考漢書帝本紀。凡書葬皆曰葬某陵。孝宣葬于元帝元年。故特書諡以別。今從之。

呂氏祖謙曰。宣帝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然用恭顯。而啟元帝之信宦者。貢許史。而啟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啟哀帝之誅大臣。故論其功。則為中興之君。論其過。亦為基禍之主。

大赦。

是月。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賦貸種食。顏師古曰。賦。給與之也。貸。假也。

三月。立皇后王氏。即王政君。

人帝踐阼之初患在親倖擅權優柔不斷禹所言皆儉節愼非切中當時要務

后父禁有四女八男。后次女也。長男鳳（字孝卿）。次曼（字元卿）。譚（字子元）。崇（字少子）。商（字子夏）。立（字子叔）。根（字稚卿）。逢時（字季卿）。禁多取傍妻。惟鳳崇與后同母（母李。禁適妻。任后在身。夢月入其懷。後以妬出）。后既立。禁封陽平侯（食邑東郡。宋元二年。禁卒。鳳嗣侯）。

夏六月。大疫。

詔太官省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

秋九月。關東大水饑。

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人或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以貢禹（貢氏。子貢之後。以字為氏。禹字少翁。琅邪人。）為諫大夫。

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吉與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上嗟之。遣使者弔祠焉）。禹至。拜諫大夫。

蓋泛論權臣所不忌聊以塞責耳迹其生平受石顯之薦劾劉向之罪大節可見矣

夫問以政事。禹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文景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故時齊三服官。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凡三。輸物不過十笥。今工作數千。歲費鉅萬。廄馬食粟將萬匹。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已也。帝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幸御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遷禹為光祿大夫。

初置戊己校尉。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己寄治。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以戊己為名也。有戊校尉。己校尉。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使屯田車師故地。宣帝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今匈奴款服。故復屯田其地。

甲戌二年春正月。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字子政。陽城侯德子。後改名向。）獄。皆免為庶人。

時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望之、堪副之。二人皆以師傅舊恩。（望之前以御史大夫左遷太子太傅。堪亦前為太子少傅。）帝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選宗室明經有行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日磾姪安上之子。）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匡正。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為中書謁者令。百官表。中書謁者、黃門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弘恭（沛人。）僕射石顯（濟南人。）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及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顯巧慧。能深得人主微旨。內深賊。持詭辯以

中傷人。與高表裏。望之既患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帝不聽。而出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以備諫官。鄭朋。會稽人。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許史罪過。堪白令待詔金馬門。註見前。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事曰。皆堪更生教我。待詔華龍。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乃令二人告望之等欲疏退許史。狀。事下恭顯推問。恭顯因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爲送獄。可

不知廷尉爲獄已屬惛憒既知而出之獄又聽諉以免爲庶人元帝之爲人可知矣罷珠厓赦廣德皆小節耳何足稱哉

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耶。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說上。皆免爲庶人。

二月。隴西地震。

壞太上皇廟。敗城郭室屋。壓殺人衆。是秋七月。地復震。

夏。四月。立子驁爲皇太子。

待詔鄭朋奏。張敞先帝名臣。宜傅太子。上問蕭望之。望之曰。敞能吏。任治繁亂。材輕非師傅之器。上欲以爲左馮翊。會敞病卒。

冬。賜蕭望之爵關內侯。

詔曰。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

賜爵關內侯食邑朝朔望坐次將軍

以周堪劉更生爲中郎尋繫獄免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爲中書令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以爲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爲恭等宜退恭顯以彰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更生所爲請考姦詐辭服遂繫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謀排許史而欲專權幸不伏誅復蒙徵用又教人言變事誣罔不道免爲庶人會望之子伋官散騎中郎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上曰太傅素剛

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魯人。徙平陵。事望之受論語。時顯用事。百僚畏之。惟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　陳咸字子康。萬年子。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帝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詔令長子伋。嗣爲關內侯。每歲時遣使祭其家。是歲。恭死。遂以顯爲中書令。

乙亥三年。春。罷珠厓郡。

珠厓諸縣叛。儋耳。珠厓。民暴惡。數犯吏。自武帝元鼎六年置郡。至昭帝始元元年。凡六反。五年。罷

儋耳郡。并屬珠崖。宣帝神爵三年。珠崖三縣反。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至是。又叛。發兵擊之。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誼曾孫。曰。臣聞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叛。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賦繁役重。寇賊並起。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此社稷之憂也。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爲憂。奏上。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不能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從之。詔罷珠崖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以周堪爲光祿勳。張猛堪弟子。爲光祿大夫給事中。

丁丑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名延。其祖父姬嘉。武帝時封。爲周承休故城在今河南汝州。漢立周後。國于此。後廢。侯。

夏。四月。有星孛于參。漢書天文志。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銳。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

六月。以貢禹爲御史大夫。

禹由光祿大夫。遷長信少府。帝用禹言。詔大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罷角抵齊三服官北假田官。北假。地名。在吳喇忒西北。史記。秦使蒙恬渡河。據陽山北假中。即此。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省刑罰七十餘事。時御史大夫陳萬年卒。以禹代之。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帝嘉之。十二月卒。以長信少府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爲御史大夫。

戊寅 永光元年。春。正月。郊泰畤。

上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曰。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陛下亟反宮。思與民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卽日還。是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以韋元成爲御史大夫。

上自卽位。連年災害。言者歸咎大臣。于是上以朝日引見丞相。責以職事。定國等惶恐。上書自劾。乞骸骨。乃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

城門校尉諸葛豐葛伯之後居琅邪諸縣人謂之諸葛遂以爲氏豐字少季琅邪人有罪免左遷周堪爲河東太守張猛爲槐里詳見前令

石顯憚堪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封事諫略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今用賢如轉石去邪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陛下誠深思天地之心以揆當世之變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帝內重堪又患衆口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帝欲以爲助乃問興朝臣齗魚巾反齗爭辨之意不可光祿勳何邪興傾巧

猶之朋比爲奸自貽伊慼怨點薦顯尤所謂授人以

謂帝疑堪。因順旨曰。堪非獨不可于朝廷。即州里亦不可也。臣前見衆人以爲當誅。故言堪不可誅。爲國養恩也。帝于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帝不直豐。乃詔御史曰。豐前數稱堪猛之美。爲司隸校尉。專作苛暴。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言何久不見。以逢諸葛故也。朕不忍下吏。以爲城門校尉。不內省已。而反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已。不顧前言。其免爲庶人。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待詔賈捐之棄市。

初。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進

茭不智之甚者乎輿氏所惡於小有才尚非其比輿亦傾邪小人熱中躁進其後雖諫封王氏實不足蓋其何懲耳

見。輿新以材能得幸。捐之欲得召見。謂輿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輿字。京兆尹可立得。輿曰。君房捐之字。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風俗通。五鹿。衞邑。晉文公封舅犯于此。後因爲氏。充宗。頓邱人。顯之黨。時爲少府。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眞大治。士則不隔矣。輿曰。顯方信用。今欲進用。且與合意。卽得入矣。卽共爲薦顯奏。稱其美。捐之又作薦輿奏。以爲可試守京兆尹。顯聞其謀。白之帝。乃下輿捐之獄。令顯治之。捐之坐罔上不道棄市。輿髡鉗爲城旦。

己卯二年。春二月。以韋元成爲丞相。元成前削一級。爲關內侯。至是爲相。復封扶陽侯。

三月。壬戌朔。日食。

夏。六月。以匡衡匡以邑為氏。衡字稚圭。東海承人。為光祿大夫。衡為給事中。初。衡以明經稱。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長安令楊興說史高。辟為議曹。高薦于上。上以為郎中博士。遷給事中。上問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閔愚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得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貪財賤義。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苟合徼幸。以身設施也。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尚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

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氣也）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中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鴻于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悅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

秋。七月。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兵擊破之。

羌反。上詔丞相元成等入議。右將軍馮奉世曰。西羌近

奉世所陳頗爲明決㢡謂用兵之數必計敵而倍之欲以兩人制一人不堪一喙白登之圍冒頓精兵四十萬法當用八十萬倉卒何由而得

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制遠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今叛羌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爲民方收歛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以萬人分屯三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將相扇而起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遣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護軍都尉韓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爲所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爲發六萬人以太

常任千秋爲奮威將軍將五校並進冬十月大破羌虜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明年奉世還賜爵關內侯

庚辰 三年春三月立子康爲濟陽故城在河南開封府蘭陽縣王後徙山陽復徙定陶王傅昭儀子

冬十一月地震雨水。

辛巳 四年夏六月戊寅晦日食以周堪爲光祿大夫張猛爲太中大夫堪卒猛自殺。

上以日食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管尚書尚書五人漢舊儀尚書四人爲四曹常侍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事成帝始置五人

有三公曹。主斷獄事。是時。尚書員止四人。胡三省曰。蘊與牢梁。五鹿充宗。伊嘉。陳順。五人。皆典領尚書。雖未有定員。實亦五人也。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于公車。劉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以悼之。更生亦坐廢十餘年。

冬。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又郡國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高祖時。令諸侯王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行所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守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廟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亦各有寢園。故禹請毀之。昭靈后。高祖母。武哀王。高祖兄。昭哀后。高祖姊。衛思后。戾太子母。帝是其議。至是行之。時禹已[illegible]先卒。

復從韋元成議。毀太上皇。孝惠帝寢廟園。事在五年。後又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事在建昭元年。後五年秋。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衞思后園。竟寧元年。春。又復孝惠帝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五月。復悉毀之。至成帝河平二年。以無繼嗣。又復太上皇寢廟園。

壬午　五年。秋。潁川大水。

以匡衡爲太子少傅。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又傳昭儀傳出商傳說之後。以地爲氏。及濟陽王康。愛幸逾于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

于壅蔽。猛勇剛强者。戒于太暴。仁愛温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臣又聞室家之道修。而天下之理得。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嫡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嫡子冠乎阼。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別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河決。

初。武帝既塞宣防。見元封二年。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爲屯氏

河。漢書地理志。魏郡館陶。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水經。大河故瀆。自沙邱堰南分。屯氏河出焉。　今山東之館陶。冠縣。邱縣。在平。高唐州及直隸之大名。景州。寧津。南皮。滄州。鹽山。俱有屯氏河故道。東北入海。寰宇記。毛河在清池縣西南至鹽山入海。蓋自隋時誤以屯氏爲毛氏。後遂直稱爲毛河也。　清池故城。在今直隸滄州。鹽山。今縣。屬直隸天津府。廣深與大河等。言其與黃河經流相等也。馮智舒以大河源出登州棲霞。至福山入海。謬矣。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于清河漢郡。註見前。靈漢縣。故城在今山東東昌府高唐州。鳴犢口。顏師古曰。清河郡之靈縣鳴犢口也。今故瀆在高唐州南。而屯氏河絕。考漢書地理志鳴犢河。東北至蓨。入屯氏河。其日絕者。言蓨縣以上之瀆也。蓨縣注見前。

癸未

建昭元年。春正月。隕石于梁。

冬。帝如長楊射熊館。長楊。宮名。在盩厔縣東南。三輔黃圖。宮中有垂楊數畝。門曰射熊。布車騎大獵。復幸虎圈註見前。鬬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

擧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倢伃左將軍奉世女。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上嗟歎。倍敬重焉。傅昭儀慙。于是與馮倢伃有隙。

甲申二年。夏。六月。立子興馮倢伃出。爲信都即廣川國。廣川。注見前。王。後徙中山。薨。子衎嗣。即平帝。

秋。殺魏郡太守京房。字君明。頓邱人。本姓、李。推易自定爲京氏。房學易于焦延壽。梁人。字贛。亦曰焦贛。以郡吏察舉。補小黃令。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于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孔穎達易正義。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分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分爲二十分。六十

卦分之。卦各得七分。是每爻直一日有奇。而每卦直六日七分也。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爲郎。屢言災異有驗。上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意鄉之。時石顯專權。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所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免冠頓首。言。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

京房直諫自不可沒至其挾淮陽以求助已不正矣焉能正人雖無石顯亦足亡身焦延壽先見之言豈

秋所紀災異盡備。因曰。陛下視今爲治邪。爲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所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後卒不能退顯。顯與五鹿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月餘。顯知房與張博。爲淮陽王求朝奏草。博淮陽王之舅。從房受學。以女妻房。博知帝欲用房。而爲衆所排。欲令王上書。求入朝以助房。因記房所說災異。及爲王求朝奏草。皆持以與王。告房等泄漏省中語。誹謗政治。詿誤諸

獨於學易占總決之

父與子語至夜半且明云大要教諂此誰所傳者哉美咸爲直臣子諂定非孝子

侯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初房見帝道幽厲事。出爲御史大夫鄭弘言之。弘亦坐免爲庶人。自殺。鄭弘字稺卿。泰山剛人。

下御史中丞陳咸獄。髡爲城旦。

初咸以父萬年任爲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萬年嘗教戒之。語至夜半。咸睡。萬年怒。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及遷御史中丞。數毀石顯。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泄漏省中語。有司考雲風吏殺人。上問雲治行。丞相元成奏雲暴虐無狀。咸聞。語雲。雲上書自訟。丞相具發其事。下獄髡爲城旦。雲亦廢錮。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依附者。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顯聞衆人洶洶。言已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已。以貢禹明經著節。乃深自結納。薦禹位歷九卿。禮事之甚備。帝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告顯矯詔開宮門。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

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如此非一。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惟陛下哀憐。以此全活小臣。上憐之。益勉勞顯。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閏八月。太皇太后崩。昭帝上官后。

冬十一月。齊楚地震。

大雨雪樹折屋壞。

乙酉三年。夏六月。丞相元成卒。謚曰共。秋七月。以匡衡為丞相封樂安侯。

冬。西域副校尉陳湯字子公。山陽瑕邱人。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襲擊匈奴郅支單于于康居。斬之。

郅支單于自徙居堅昆。在單于庭之西。今鄂羅斯南境地。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遣使求侍子。郎駒

于利受見甘露元年。漢遣衛司馬谷吉長安人。送之。貢禹匡衡以爲郅支嚮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願送至庭。許之。既至。爲郅支所殺。郅支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會康居遣使迎郅支。欲與合兵取烏孫。郅支素怨烏孫。遂引兵西。康居王以女妻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烏孫大昆彌至于此。烏孫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皆困辱之。不奉詔。陳湯乃與甘延壽謀襲郅支。湯曰。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威名遠聞。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烏孫大宛。如得此二國。久之必爲中國患。今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

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上疏自劾。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溫宿國。治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五百五十里。進薄康居城下。鹵楯在前。戟弩在後。士城外有木城。發薪燒之。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康居引卻。漢兵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傳至京師。縣藁街。顏師古曰。藁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十日。四年。以誅郅支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置酒上壽。

丁亥 五年。夏六月。壬申晦。日食。

戊子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旣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南郡秭歸人。王穰之女

賜之。單于喜。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以休天子民人。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以十事對。略曰。臣聞北邊塞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孝武世。斥奪此地。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邊境得用少安。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纔足候望。通烽火。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愚民猶尚犯禁。何況匈奴。豈能必不犯約。三也。中國設關梁。置屯戍。非獨爲匈奴。亦爲諸屬國降民逃亡。四也。西羌保塞。漢吏民貪利侵盜。以此怨起而背叛。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子孫貧困。必出亡從之。六也。邊人奴婢愁苦。聞匈奴中樂。欲亡者多。七也。盜賊犯法。亡走北出。八也。起塞以來。卒徒勞苦。功費久遠。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卒有他變。障塞破壞。當更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單于自以保塞守禦。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十也。

陰山。徐廣曰。在五原北。考陰山。橫障漠北。起寧夏賀蘭山。當河套北。亘烏剌忒。歸化城之境。蜿蜒而東。隨地易名。蓋數千里。侯應以爲東西

千餘里。亦約略言之耳。對奏。上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許嘉延壽子。大司馬車騎將軍。襲封平恩侯。諭單于曰。單于上書。嚮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歸號王嬙為寧胡閼氏。

三月。以張譚為御史大夫。

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由倢伃進昭儀。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帝時始置。心欲附之。薦昭儀兄逡。字子望。修敕宜侍帷幄。帝召見逡。逡因言顯專權。帝怒罷逡。及御史大夫缺。二月。李延壽卒。在位多舉逡兄大鴻臚野王。字君卿。行

能第一。帝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乃以太子少傅張譚爲御史大夫。

以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爲少府。

信臣先爲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好爲民興利。躬勸耕稼。稀有安居。通溝瀆。起水門提閼。閼所以壅水。以廣灌溉。禁止奢靡。務于儉約。案其不法。以示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徵爲少府。請諸離宮稀幸者勿復治。省樂府諸戲及大官不時非法之物。歲省數十萬。

夏封甘延壽爲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

甘延壽等之薄康居斬郅支可謂得臨敵機宜彼雖矯制發兵前既上疏自劾後亦未嘗貪功喪師其事固當獎也乃一時口說妄騰後世習而不察往往於汲黯之矯詔發粟則傳爲美譚於此則過爲吹毛求疵惡勞喜得人之常情蓋可鄙矣

初。石顯常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而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繫吏士案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萬里振旅。宜有使者勞迎。今司隸反收繫案驗。是爲郅支報讎也。帝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顯與匡衡以爲延壽湯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儌幸。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訟其功。疏曰郅支囚殺使者。傷威毀重。陛下欲誅之意。未嘗有忘。延壽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恥。且使呼韓喜懼。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勳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小瑕。宜以時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于是封延壽爲義成侯。長水校尉。賜湯爵關內侯。射聲校尉。時杜

史丹詭奏或美其能全嫡嗣然成帝繼而新莽之篡定矣所謂安劉適足以滅

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五月。帝崩。

六月。太子驁即位。是為孝成帝。

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後幸酒。晉灼曰。好酒也。樂五孝反。燕樂。而傅昭儀子山陽王康。有材藝。上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中嚴鼓之節。後宮左右知音者。皆莫能。而山陽王亦能之。帝數稱之。駙馬都尉史丹。高之子。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服虔曰。二人皆黃門鼓吹。高於匡衡。可相國也。于是帝默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王。帝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悲不能自止。而太子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以責諸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感損。切戒太子毋哭泣。感傷陛下。罪當死。

劉比不泣與不哀大相逕庭元帝懵懵以數言而解遲之不問蓋天欲中衰漢業有非人力所能爲耳

上意乃解。及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見景帝中元六年。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獨寢時。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嫡長立。天下莫不歸心。今者道路流言。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帝意感悟。曰。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愼。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丹唏噓而起。太子遂定。至是卽位。

以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尹氏起莘曰。此外戚得權之始。新莽篡弑之漸。履霜堅冰。可不戒哉。

秋七月。葬渭陵。永光四年。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爲初陵。詔勿治縣邑。旣葬。號渭陵。在今西安府咸

王尊數言所謂誅衡譚之
心譚故碌碌衡乃明經者
不大負所學哉

陽縣東北。

史臣曰。元帝寬宏恭儉。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帝牽制文義。優柔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孝成皇帝

己丑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道死。

時顯徙爲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不復典權。丞相御史乃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道死。左遷少府五鹿充宗爲元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及牢梁陳順皆免官。司隸校尉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專權擅勢。爲海內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事在

赦前。及赦後。衡譚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反言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百官畏之。甚于主上。失大臣體。于是衡慙懼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帝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爲高陵前注見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由是默默不自安。

尊初爲益州刺史。行部邛郲。有九折坂。前琅邪王陽過之。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遂以病去。及尊至其坂。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叱其馭驅之。曰。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九折坂。在四川雅州府榮經縣西邛郲山。

有星孛于營室。營室二星。天子之宮。軍糧之府。又土功事。

封舅光祿大夫崇爲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後崇卒。有遺腹子奉世嗣侯。

夏四月。黃霧四塞。

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隱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

秋八月有兩月相承（服虔曰相承在上下也）晨見東方

九月流星光燭地長四五丈委曲蛇形貫紫宮（注見前）

冬十二月作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匡衡奏言祭天于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顏師古曰祭地曰瘞瘞薶故云瘞地）于北郊即陰之象也往者孝武帝于雲陽（注見前）立泰畤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于汾陰祠后土反東之少

陽。與古殊制。宜徙置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上從之

旣定。衡又言。享帝之義。貴誠上質。紫壇僞飾女樂。顏師古曰。漢舊儀。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女樂使童男童女俱歌也。及鸞路騂駒

龍馬。石壇之類。宜皆勿修。又罷鄜密上下畤。本秦所立。

不當遵。上皆從焉。明年。復奏罷陳寶祠。祠在今陜西鳳翔府寶雞縣。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庚寅 二年。春正月。始親祠南郊。

赦奉郊縣。長安奉南郊。長陵奉北郊。減天下賦算錢四十。

三月。始祠后土于北郊。

立皇后許氏。

后車騎將軍嘉之女。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太子。至是立爲后。帝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卽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主上富于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將軍宜建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爲萬世大法。鳳不能用。公羊傳。諸侯一娶九女。故欽曰九女之制。

夏。大旱。

辛卯 三年。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

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長安中大亂。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民上城避水。王商宣帝舅樂昌侯武之子。嗣爵。爲左將軍。曰。此必訛言。不宜重驚百姓。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

匡衡講經義言治道乃始以外戚史高而進終以縱子奪邑而敗進退無據斯

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以衡恨

八月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

欲專任王鳳故免嘉

冬十二月戊申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直言極諫之士

杜欽延年子字子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欽目偏盲故京師謂欽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為小冠由是京師更謂欽小冠杜子夏云谷永字子雲吉之子上對皆以為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丞相樂安侯匡衡有罪免為庶人

初衡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獄昌弟謀簒也奪取昌事發覺衡徒跣待罪帝優禮之至是司隸校尉劾衡多

人之讒矣

谷永杜欽依憑權貴甘心爲私門走狗而巧於飾說徒指斥宮幃沽直諫之名雖引經術實經術之罪人耳

取封邑四百頃。免爲庶人。終于家。

壬辰 四年。春正月。隕石于亳（注見前）四。于肥纍（漢縣。即春秋肥子國。注見前）二。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注已見前）

三月。以王商爲丞相。

夏四月。雨雪。復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三輔黃圖。未央宮有白虎殿）對策。

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以鳳方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無重合（馬何羅弟通封重合侯。事見前）安陽（上官桀事見前）博陸（霍禹事見前）之亂。竊恐陛下歸咎無辜。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誠

宜深察愚言。解偏駮之患。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帝之譴怒。則欽亦倣此意。上以永為光祿大夫。

秋。桃李實。

河決。

先是清河都尉馮逡逡由長樂屯衛司馬遷都尉。奏言。郡承河上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九河注見前。今既難明。屯氏河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于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事下丞相御

史議格不行。至是大雨十餘日。河果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深者三丈。事聞。以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畧疏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八名。非子之後。以名為氏。）調均錢穀。存給所灌之郡。（顏師古曰。調發均平錢穀于遭水之郡。謁者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㮴。先勞反。使存給也。）徙民避水。

大將軍鳳以陳湯為從事中郎。

帝初即位。匡衡奏陳湯奉使顓命。盜所收康居財物。湯坐免。後湯以言事不實。（湯言康居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曰。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今坐言事非是。欲致之大辟。非所

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乃詔出湯奪爵爲士伍會西域都尉段會宗字子松上邽人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屈指計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鳳奏以爲從事中郎幕府事一決于湯後湯坐惑衆不道免爲庶人徙邊議郎耿育復訟其冤乃赦還長安卒

癸巳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犍爲資中人爲河隄使者塞河決杜欽薦王延世爲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集覽落音洛與絡通以竹篋爲外藩而籠絡之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于是改元河平以延世爲光祿大夫賜爵關內侯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敗壞者半建始時復遣延世同丞相史楊焉治之六月

乃成。

夏四月己亥晦日食。詔百官陳過失。

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劉向杜欽谷永皆以為言。上于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皆如竟寧以前故事。

秋減死刑。省律令。

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居宜反。請謂于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他比。毗至反。謂引他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

巳。

甲午 二年。春正月。沛郡本秦泗水。漢改曰沛。治相。故城在今江南鳳陽府宿州。鐵官冶鐵飛。劉友益曰。金失其性也。

夏。楚國雨雹。大如釜。

悉封諸舅爲列侯。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侯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爲徐州刺史。先是尊因王鳳薦。時南山盜宗傰等爲吏民害。校尉傅剛不能禽。故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閒盜賊清。遷光祿

大夫守京兆尹。凡三歲。御史大夫張忠奏尊暴虐。免官。吏民多惜之。湖三老注見前。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前所希有。今御史大夫奏尊。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與尊有怨。外依公事。傅致奏文。臣等竊痛尊修身砥節。功著職修。昨以京師賊亂。選用為卿。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于是復以尊為徐州刺史。後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溢。尊親祀水神。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及水盛隄壞。吏民奔走。尊立不動。水波稍卻。三老朱英等奏狀。上嘉之。秩尊中二千石。數歲。卒于官。

乙未三年。春二月。犍為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

秋。八月。乙卯晦。日食。

心知之而不能奪在他人皆可言在爲君者實無是理也

求遺書。

帝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甚。而上方嚮詩書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著其占驗。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帝心知向忠。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丙申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初。呼韓邪單于死。子復株絫若鞮單于名雕陶莫皐。立。事在建始二年。因遣右皐林王伊邪莫演奉獻。既罷。伊邪莫演自言欲降。議者言宜受之。谷永杜欽。以爲單于稱臣。無有二

心。今旣享其聘貢之職。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也。假令單于初立。使之詐降。以卜吉凶。或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謾詐之謀。上從之。至是。單于遂入朝。

丞相王商多質。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延郤退。上聞而歎曰。眞漢相矣。

三月。癸丑朔。日食。

夏四月。詔收丞相樂昌侯王商印綬。商以憂卒。

琅邪太守楊肜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商按問之。鳳以爲請。商不聽。竟奏免肜。奏寢不下。鳳以是怨商。使人告商淫亂事。上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

下其事司隸。大中大夫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商。詔勿治。鳳固爭之。乃使使者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卒。謚戾侯。子弟親屬。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請除國邑。詔子安嗣侯。

以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徙蓮勺。為丞相。封安昌侯。

上為太子。受論語于禹。禹從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以博士鄭寬薦。詔授太子論語。及即位。賜爵關內侯。拜光祿大夫給事中。與王鳳並領尚書。禹內不自安。數病。上書求退。上不許。撫待愈厚。遂以為相。

罽賓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明史西域傳。撒馬兒罕。即漢罽賓地。隋曰漕國。唐復曰罽賓。去嘉峪關九千六百里。遣使來獻。

初武帝通西域罽賓以絶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數剽殺漢使元帝時遣使者上書謝帝放其使者于縣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在烏秅國西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絶而不通至是復遣使來獻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罽賓前親逆節故絶而不通今悔過來而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非計也業已受節可送至皮山（國名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十里西南當罽賓道）而還于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云（罽賓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出封牛孔雀珠璣珊瑚虎魄流離明月西域傳其國傳有照世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云）

丁酉 陽朔（以前年山陽火生石中故改元）元年春二月丁未晦日食

冬、下京兆尹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獄殺之

章初為中郎將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免官及帝立擢司隸校尉遷京兆尹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帝召見延問上即位數年無繼嗣定陶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王甚厚留之不遣歸國旦夕侍上甚見親重鳳心不便會日食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之國帝不得已許之王辭去上與涕泣而決章因對曰陛下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奉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鳳不內省責反歸咎于定陶王建遣之國欲使天子孤立于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且鳳誣罔不忠非

一事也前丞相商守正不隨爲鳳所罷身以憂死鳳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以私其妻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鳳不可令典事宜選忠賢以代之上聞章言感寤謂章曰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章薦琅邪太守馮野王鳳聞甚懼杜欽令鳳上疏乞骸骨辭甚哀太后聞之垂涕不食上乃彊起鳳而使尚書劾章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阿附諸侯又張美人體御至尊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章竟死獄中章初爲諸生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後章爲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上果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將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果死妻子皆徙合浦自是公卿

見鳳側目而視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歸杜
陵就醫藥鳳風御史劾奏野王賜告養
病而私自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免官

以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為左馮翊

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由長安令補御史中丞出為臨淮太守遷陳留太守及為
左馮翊屬令有楊湛謝游皆貪猾不遜宣察湛有改過
之效乃密書曉之游自以大儒輕宣獨移書顯責之二
人得檄皆解印綬去宣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長吏使
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

戊戌二年夏四月以王音太后從弟為御史大夫

于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五侯羣弟爭
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然皆好士養賢傾財施予

賓客競爲之聲譽。劉向上封事極諫曰。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依東宮顏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宜發明詔。援近宗室。疏遠外戚。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書奏。帝召見向。歎息悲傷其

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秋關東大水。

己亥 三年春三月隕石東郡八。

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九月以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詔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王鳳疾。上臨問之。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至親。行皆奢僭。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卒。上以音代鳳而詔譚領城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庚子 四年。夏。四月。雨雪。

以王駿吉之子。爲京兆尹。

駿經明行修。以陳咸匡衡薦。遷諫大夫。歷官至少府。帝欲大用之。出爲京兆。京兆典京師。于三輔尤爲劇。唯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及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辛丑　鴻嘉元年春二月。帝始微行。

上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鬬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放安世元孫。元帝妹敬武公主之子。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襲封富平侯。爲侍中中郎將。監長樂屯兵。儀比將軍。與上同卧起。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三月。丞相禹罷。夏四月。以薛宣爲丞相。封高陽侯。

禹以老病罷朝朔望。位特進。賞賜甚厚。宣為相。宣以左馮翊遷少府。谷永言宣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乃擢為御史大夫。遂相。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

壬寅

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承明殿。博士行大射禮。胡三省注。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大射之禮。博士所行。士之射禮也。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雊。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王音言曰。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事見前。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與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宿留其曉。人備具深切。雖人道相

戒何以過是後帝使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音復對曰誰爲佞諂之語誣亂聖聽如此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流聞海內皇天數見災異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于賢知克己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可立災異尚可銷也

癸卯

三年夏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謝赦不誅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商嘗病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上幸商第見而銜之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于是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大怒使尚書責問司隸京兆知商等奢僭不軌阿縱不舉奏又賜音策書曰外家宗族彊上一身

浸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師古曰行刑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

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音藉槀請罪

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竟不忍誅

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

初許皇后與班倢伃（班氏楚鬬班之後以名爲氏倢伃越騎校尉況女）皆有寵

上嘗游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列女傳樊姬楚莊王夫人王好獵姬數諫不聽乃不食禽獸肉二年王感之而勤政事）今有班倢伃後帝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醲粹左右皆嘖嘖嘆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

必矣。娣弟俱爲倢伃。貴傾後宮。于是譖告許皇后。班倢伃祝詛主上。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爲媚道。祝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王鳳等。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廢處昭臺宮。考問班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倢伃久恐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之。後帝崩。倢伃充奉園陵。卒。因葬園中。

甲辰　四年。秋。河水溢。

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李尋平陵人。字子長。治尚書。好洪範災異。等奏言。議者常欲索九河故道而穿之。時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爲可決平原金隄

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里。迺以為古九河。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禁所欲開在九河南失水之迹。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篤馬河在山東平原縣。逕樂陵陽信。其入海處亦曰陷河。徒駭河。胡渭以為即禹河入海故道。注見前。胡蘇河。在直隸東光縣。今縣有胡蘇亭。于欽齊乘曰。滄州南有大連澱。即胡蘇也。鬲津河在今山東德州。逕德平樂陵。至海豐入海。成平。鬲皆漢縣。注見前。東光。今縣。屬直隸河間府。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于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振贍之。

冬。以趙護河東都尉為廣漢太守。討賊鄭躬等平之。

先是廣漢鄭躬等。篡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事在三年。至是。黨與寖廣。犯歷四縣。拜護為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兵。合

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遷護爲執金吾。陳留樊並。山陽鐵官徒蘇令。復攻殺長吏。自稱將軍。延歷數郡。皆即捕誅。事在永始三年。

王譚卒。詔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

譚卒。上悔前廢之不輔政而薨也。乃復詔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音宜承聖意。加異往時。每議必與及之。音由是與商親密。

乙巳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爲成陽侯。下諫大夫劉輔河間宗室。獄論爲鬼薪。

上欲立趙倢伃爲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賤之。太后姊子淳于長魏郡元城人。少爲黃門郎。爲王鳳薦至九卿。往來通語。歲餘始許之。乃先封倢伃父臨爲成陽侯。劉輔上言。臣聞天之

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于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于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焉書奏詔繫掖庭秘獄（顏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爲之主理婦人女官也）于是辛慶忌（武賢子字子真）廉褒師丹（師以官爲氏丹字仲公琅琊東武人）谷永俱上書救援（畧曰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竭忠不懼後患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旬月之閒下秘獄臣愚以爲輔新從下士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惟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徙繫輔共工獄（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

白居易詩以周公王莽眞僞必於事後始見乃世俗謬悠之論向嘗有詩反其意夫周公不具論若莽色取行違卽虛譽隆洽時其蹟一一可按何待事後哉

獄。有詔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終于家。

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爲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

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時五侯侈靡。子弟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鳳且死。以莽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久之。成都侯商又請分戶邑封莽。至是封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衞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故在位更推薦之。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六月。立倢伃趙氏爲皇后

后旣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于是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爲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又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内嘉其言常嗟歎之

秋七月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

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至帝以渭城延陵亭部在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北爲初陵數年復樂霸陵曲亭南更起昌陵營之將作大匠解萬年自詭三年可成請徙郡國豪

傑于昌陵。帝從之。制度泰奢。功久不就。劉向上書諫。畧曰。孝文皇帝嘗美石椁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隴皆小。葬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于防。墳四尺。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非苟為儉。誠便于體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數年之間。項籍燔其宮室營宇。牧兒持火照求亡羊。失火燒其藏椁。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唯陛下上覽明聖之制。以為則。下觀亡秦之禍。以為戒。　上感其言。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萬年以邪佞徙敦煌。

封蕭何六世孫喜為酇侯。

喜時為南䜌漢縣。隋更名鉅鹿。今屬直隸順德府。長。以杜業請故封。喜傳至曾孫禹。更為蕭鄉侯。王莽敗。絕。

八月。太皇太后崩。宣帝邛成王皇后

九月。黑龍見東萊。

丁巳晦。日食。

丙午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音卒。諡曰敬。

王氏惟音爲修整數諫正。有忠節。子舜嗣爲太僕侍中。

二月。星隕如雨。是月。乙酉晦。日食。

谷永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上使尚書問永所欲言。時帝溺于燕樂。皇太后與王商等。深以爲憂。乃使永因天變切諫。而勸上納用之。永亦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遂具疏對。畧言。去年九月。龍見日食。今年二月。星隕日食。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代之末。未嘗聞也。臣聞三代所以隕喪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于酒。秦所以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今陛下兼而有之。建

始河平之際。許班熏灼四方。女寵極矣。今之後起。什倍于前。掖庭獄阱。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沈湎媟嫚。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大興繇役。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怨恨。上下俱匱。無以相救。漢興九世。繼體之主。或以中興。或以治安。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爲人後嗣如此。豈不負哉。誠肯昭然遠寤。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則大異可銷。天命可復。社稷宗廟可保。對上。

上大怒。王商密摘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廐（在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北）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

二月。以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

侍中張放以罪左遷北地都尉。

上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

興握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況之子倢伃之弟以王鳳薦由中常侍至侍中光祿大夫久疾新起入見上指畫問之曰此圖何以示戒伯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以輔聖德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時上諸舅皆害放寵聞太后言風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奏放罪惡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徵入為侍中復出為天水屬國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

史云方進公潔持法然跡其所劾者不過陳咸蕭育輩無足重輕之人不法如立侯則噤不一語矣至稱孔光不希指苟合夫附董

臣故常涕泣而遣之既去璽書勞問不絕後放歸侍母疾疾瘳出為河東都尉復徵為侍中丞相翟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及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

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霸之子為御史大夫

太皇太后王氏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師古曰趨讀曰趣與促同言苟取辦上以過丞相御史策免宣為庶人方進左遷執金吾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擢方進為丞相以光為御史大夫方進公潔請托不行持法刻深任勢立威中傷甚多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方進據法以彈皆能退之有言其挾私詆欺者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以為非也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稿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

賢須王莽無所不爲豈其少尚廉隅老而貶節耶然史論當要以終身不可阿其所好

恐其人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樹皆何木也光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

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食

冬十月復泰畤汾陰五畤陳寶祠

初帝罷甘泉泰畤事在建始元年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禮樂志武帝用事甘泉圜丘至夜常有神光天子自竹宮而望拜韋昭曰以竹爲宮天子居中漢舊儀云竹宮去壇三里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于國之神寶舊時且其始立皆有神祇感應誠未易動上意恨曰顏師古曰恨悔也之又以久無繼嗣令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倉陳寶祠是時上頗好鬼神方術祠祭費用多谷永上

書曰。臣聞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及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黃白變化之術者。皆詐偽欺罔。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所闚闞。上善其言。後帝崩。復南北郊長安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又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至平帝元始五年。復南北郊。如臣衡等議。

故南昌尉梅福九江壽春人。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上書。不報。福數因縣道上變事顏師古曰。附縣道之使而封奏也。輒報罷。至是復上書曰。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聞齊桓

之時。有以九九見者。顏師古曰。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之類。桓公不逆。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自陽朔以來。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故京兆尹王章。面引廷爭。戮及妻子。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事見此前。何景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今亟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勢凌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時福家居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人傳以爲仙。其後有見之于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武當二千石有罪應時輒奏正所云守法盡公亦何須赫赫名哉後以所舉方正詭衆虛偽左遷或其生平與鄉延問諸生本有弋取去思之意以致巡謂貴辨別觀人者所以必察其所安也

戊申四年。秋。七月辛未晦。日食。

以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爲京兆尹。

武爲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其爲刺史時。二千石有罪。應時輒奏。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美惡。已見二千石。（後以所舉方正詭衆虛偽。坐左遷楚內史。又遷沛郡太守。復入爲廷尉。）



